

英雄本色

海軍機械校風雲錄

(上)

● 王奐若

造艦造船自力建軍

近代強國必須有海岸線，有海岸線必須有堅強的國防，而鞏固海防，必須有強大的海軍，才能成為強大的國家。

中國海軍之建立，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唯一病源癥結所在是不能配合科學生產，海防之船艦炮械無力自給自造，於是失卻憑藉，海權逐年旁落，尤以甲午海戰被日本擊敗，實是中國海軍史上的奇恥大辱！

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陸軍黃埔軍校一期出身的桂永清上將，從兼海軍總司令陳誠上將手中接長海軍，鑒於海防之重要以及我國海岸線之綿長，「無海防即無國防」，乃以自力建軍為努力目標，而自力建軍必先具有造艦、造船、造械之能力始克有濟。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間，桂永清總司令為鞏固海疆安全，拓展海防戰力，積極自力建軍，即命上海江南造船廠籌設「造船、造械」兩速成班，招收大專畢業學員三十人，施以兩年專精訓練，以培育海軍修造技術人才，是為海軍機械校創辦之先聲。嗣以速成班教育時間甚短，學員人數亦少，乃棄速成班之議，另成立「海軍機械學校」籌備處，參照海軍軍官學校體制，擬訂建校計畫，幾經審議，確定方案，正式命名為「海軍機械學校」，以上海高昌廟原海軍軍官學校舊址為校地。

為了消除中國海軍清末以來，南北洋傳統的地域觀念而有南北洋海軍之分的惡習，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全國分九個考區與海軍官校聯合招生，依各省人口比例考選人數（相當於我國高考制度），經初試、複試及嚴格的體檢淘汰後錄取了第一期學生一百名，在南京下關海軍基地實施入伍訓練教育。

王先登長機械學校

錄取的學生，個個人高馬大、身強體壯、英俊帥氣，視力要求標準一·二〇以上，故無一人戴近視眼鏡者，學生平均身高在一七四公分以上，學生素質均高，多為全國各省公私立優秀高中畢業生，如南開中學、北平培英中學、揚州中學、長沙明德中學、扶輪中

學、中大附中等及各省省立高中，且有三人是浙江大學等校二年級肄業生。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海軍總部令派海軍代將王先登（留學德國及美國海軍學校）接長海軍機校，同年底王先登校長率領第一期學生返回上海本校，經過入伍及海軍禮節之基本操練，三十七年四月十日入伍期滿舉行開學典禮，並定是日為海軍機校校慶日。

創校伊始，參考國內外各大學之訓練制度及教育計畫，海軍機校確定設立造船、造機、造械、電機（分電力、電訊二組）四個學系，施以四年相當於大學工學院學分教育，畢業後以海軍少尉技佐分發任用。

一九四八年六月，海軍總部再度舉辦官校、機校聯合招生，全國分八個考區先行初試後再集中南京複試，錄取新生一百名，是為第二期學生，於九月一日到上海入校。當時為配合需要，海軍總部將辦妥招收準備出國深造之大專畢業生十九名撥交海軍機校，成立機械專修科（以後稱為機校學員隊），儲訓九個月後分發海軍各修護單位工作或出國進修，斯時海軍機校學員生已達二百餘人，師資多聘自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兵工學院等各大學，設備日漸充實，已成為極具規模之工程學校。

民國三十八年春，戡亂軍事節節失利，元月二十一日，先總統蔣中正引退下野，大陸河山變色，國共主戰場已移至京滬一帶，京滬人心大亂，海軍機械學校奉令遷移，先遷福建馬尾，再遷澎湖馬公，三遷台灣左營。

軍艦叛變險遭不測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崑崙軍艦中校艦長沈彝懋，奉命運送兩項重要「資、才」由上海駛福建馬尾，軍艦所運的「資」，指上海央行國庫所存的大量黃金，「才」則是指海軍機校的二生彪名學生及其師長與官兵眷屬；上海啟航時間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中共間諜周克等人，此時正對海軍大力進行策反工作，尤其在當時中國海軍最大的兩艘軍艦「重慶」號和「長治」號被策反成功叛變投共時。他們早已說服崑崙軍艦沈彝懋艦長父子加入共產黨，陰謀策反「起義立功」（沈艦長之子不是海軍，南撤途中，混入艦上充眷屬乘客，已有預謀安排）。崑崙艦於兒童節當天啟航離開上海黃浦江碼頭駛入吳淞口水域後，沈艦長即召集艦上的高級軍官開會，沈艦長的兒子列席，潛伏在艦上的共產黨書記也在場，沈艦長當場宣布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識時務者，應該及早「起義立功」，共圖大事，他準備接受共產黨的「號召」，改變航向，北駛煙台，希望大家合作，將來有福共享，昇官大家有份兒！與會人員鑑於不久前「長治號」軍艦之變，發生過軍官犧牲十多名性命的事，大家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敢馬上響應贊成，也沒人立即反對。副長褚康方少校覺得情勢緊張不妙，虛與委蛇說，即使「起義」，也不能在這次航行旅程中實行，因為：

(1) 艦上官兵，福建籍者最多，兵荒馬亂中，久已沒有回家探親了，難得有這一次機會返鄉，大家都把積蓄的金鈔、銀元在上海買了米麵、雜貨，各個歸心似箭，只等早點回去接濟待哺的父母妻小；如轉向北駛，會引惹眾怒，引發反制。

(2) 艦上海軍機校的學生二百人，年輕力壯，血氣方剛，加上他們的官兵員工，組織嚴密，紀律整齊，登艦以來，飲食起居，警衛勤務，都有條不紊，他們人多勢眾，槍械也齊全，發現有人圖謀不軌，難免導致流血，衝突一起，艦上官兵恐不是對手！

會議僵持不下，輪機長藉口如廁，溜到機艙內並下令將各艙門反鎖，然後打電話告訴指揮塔說：「鍋爐漏水，必須停機搶修，請求拋錨停航。」副長褚康方則相機溜入海圖室，找出北方諸港的詳圖，趁在沒有人看見之隱蔽處，一捆丟到大海裡，暗中盤算使北上

投誠的事不能執行。

沈彝懋艦長遇到阻力，迫不得已，只好南下繼續向福建航行。王先登校長在事發當時，即抱反制態度，暗中試探弄清楚通信官不是共產黨一伙，就和他密議速發電報致馬尾海軍巡防處，請求艦抵碼頭即派兵逮捕叛亂份子。崑崙艦航行三十多小時後安抵馬尾外港，共產黨書記及沈艦長兒子發現苗頭不對，在閩江口跳水潛泳逃逸。沈艦長立即被捕。

巡防處長吳鴻志少校是副長褚廉方在海軍電雷學校的同期同學，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到沈宅捉拿到沈子，與乃父一起押至左營海軍桃子園刑場正法。而海軍機校師生官兵在馬尾駐足不久，嗣復遷至馬公，以師資難覓，非理想建校之地，乃再遷至左營軍區要港碼頭附近重建機校復課。

試想崑崙艦之叛變，共產黨如果得逞，機校「資」、「才」兩失，則民國三十八年發行新台幣的準備金是否充足就很難說，而今天台灣建設方面也將缺少一批菁英幹部，幸而在千鈞一髮之際，轉機有利於我；不然海軍機校或將蕩然無存。這也是王先登校長領導有方及師生官兵紀律嚴明，發揮震懾阻威力有以致之。

慘澹經營建立基礎

海軍機校遷至左營後，王先登校長領導全體師生官兵，筚路藍縷，胼手胝足，以拓荒者的心情，埋頭苦幹，在海邊荒地上擘劃興建校舍，使機校在短短幾年內變成左營軍區中最幽美整齊的校園之一。

王先登校長更效法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辦學的精神，北上台灣大學、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拜訪傅斯年校長、王石安院長，商洽答允禮聘兩校的名教授到海軍機校任課。

當年台大電機系主任張霽秋教授，日本東京帝大畢業，講授電磁學、電工學、交流流電機、交流電路等課，物理觀念引證深入淺出，配合古代幽美詩詞穿插笑料故事，學生無不聚精會神聽講，對電機系學生影響深遠，以致人才倍出，如中科院之前任院長劉曙暉上將，現任院長周敦中將、前中正理工學院院長伍作海中將、陸寶森中將、中研院院士韓光渭博士等軍方知名將領均為張霽秋教授及門弟子高才生。

海軍機械學校校長如同當年張伯苓赴美禮聘馳名國際數學大師姜立夫，羅家倫禮聘史學家蔣廷黻，坐等一夜不走。

以致感動了蔣廷黻，始答允去清華任教，對南開、清華學術地位影響了數十年。

因左營地區偏遠，台北高雄只靠鐵路火車往返，不僅路遠，交通不便，火車票價也不便宜，王先登校長即專案簽報當年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上將特准，為台北各理工名教授買好夜臥快車票備用，並派專車至左營及高雄火車站接送遠來教授，解決了交通難題。因此台北之名教授群如陸志鴻（曾任台大校長）、厲汝尚、張丹、馮簡、何德萱等以及台南工學院之名教授如李天鈞、張象賢、馬承久、張燕波、朱良璽、林伯堅等人均是馳名理工教育界、名聲響亮的教授；這批教授為海軍培育了不少將才與學術界、科技界風雲人物。

身教言教名聲遠播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一日袁鐵忱將軍繼任機校校長，接事以後，以校爲家，與學生打成一片，生活一體，經常精神訓話，講述他親歷海戰與日艦搏鬥的英勇戰蹟，以及派赴德國柏林學習雷魚快艇往事，德國萊茵河的幽美清潔等趣聞趣事，訓勉學生要有德國人的苦幹、實幹精神。

袁鐵忱還經常參加各年班班會，定期約見學生個別談話，傾聽學生反映意見，作爲教學改進參考，待學生如家人子弟。

袁鐵忱期望學生要以楊寶林教授爲榜樣，師法他的愛國情操、學術造詣及能動手操作機器手腦並用的典範。

楊寶林教授爲德國柏林工業大學航空機械博士，三十三年十一月，柳州易手，南丹淪陷，日寇竄抵貴州獨山，重慶及川中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最高統帥蔣中正委員長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楊教授當年任教於四川宜賓李莊的國立同濟大學，時年三十歲，怒髮衝冠，滿腔熱血，首先響應簽名投筆從戎，爲當時全國大專教授從軍之第一人，也掀起了同濟大學學生從軍簽名最高潮，簽名者達六百多人，爲全國院校從軍人數之冠。（空軍中將副總司令轉任華航總經理之戚榮春將軍當年是同濟大學工學院機械系三年級的高才生，也是棄學從軍的熱血愛國青年）。

青年從軍運動轟動重慶市及西南大後方，影響所及，重慶之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昆明的西南聯大、成都的四川大學、陝西漢中的西北聯大等各地大專及高中學生紛紛投筆從戎。陪都的大公報、掃蕩報等各大報均以頭條標題刊登學生青年從軍消息，楊寶林並蒙蔣中正委員長召見嘉勉。楊寶林留德期間與蔣緯國上將是好友知己，三十八年隨裝甲兵以上校技術處長之官階來台，後任台大教授及兵工學校（今中正理工學院前身）教授，並爲兵工學校親手創建「熱機實驗室」及「實驗工廠」，聲名大噪。留德博士親自動手，手腦並用就是不一樣。

袁鐵忱校長因慕大名特聘楊寶林至海軍機校兼課，爲海機校帶來了德國式工程師教學方法，例如考試均可看參考書方法（Open Book Test），重思考不重記憶，此法已爲成功大學及各大學科系所採用。

海軍機校遷校左營後，先後招生六期，並辦理技術軍官補訓班，廠務專修科及技工幹部訓練班三期，訓練各級技術人員，爲海軍造船廠、所培育技術幹部。第三期（四十三年甲班）是三十八年夏季在廣州及台北兩地招生共五十名，嗣後陸續招考，每次錄取五、六十名。至四十四年不再招生，四十六年奉令改制，到校務結束爲止，畢業學生五百餘人。

海軍機校學生考試嚴格，淘汰率相當高，讀書風氣鼎盛，學生熄燈後開夜車是常事，成功大學多位教授向袁鐵忱校長報告說：「同樣的考卷，海機校學生的成績，一般比成大高」。

機校這批學生顯多是軍公教子弟或留亡學生，部分已考取台大、師大、台南工學院等校，因無能力繳學費而轉考公費的海機校。如伍法岳考取了台大數學系、韓光渭、袁杰、胡家麟在台中農學院已讀了一年改讀機校，有人已自台北行政專校畢了業再考機校，現今科技界、教育界大明星中研究院院士，成功大學校長吳京博士也曾考取海軍機校四十五年班，但未入校改讀成大。

海軍機校成就傲人

海軍機校自三十六年創辦起至四十六年初校務結束爲止，雖歷經十載寒暑，歷史短暫，畢業生也不算多，但由於辦學認真，師資

優良，內容充實，學生勤奮用功根底又好，成就頗為可觀，茲簡述如下：

一、民國四十三年夏，機校的學程、學分時數、教課內容、教材、師資及教學設備等，學生考核紀錄及高中畢業文憑證書等經教育部聘請專家學者到海軍機校三次展開仔細而嚴格的考察評鑑，獲得政府肯定，乃自四十三年畢業生起，由教育部承允頒授工學士學位，開中國軍事院校獲准學位的先河，也是民國建軍以來，文武教育得到同等重視的肇始。

二、民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海軍機校畢業生是中國海軍艦艇修造、維護保養的主幹。當他們逐漸功成而退除役後，他們在國家重大建設如造船、煉鋼、建港等工程界，都有卓越貢獻，特別是中船、廠長及經理級高級工程幹部，大部份出身自海軍機校。

三、國防科技單位領域裡，他們顯得更突出，中山科學研究院裡的中、上級幹部，海軍機校學生有百餘人，中科院電子研究發展成果，中山科學院員工都肯定說：

「是海軍機校畢業幹部打下的基礎，領導我們，訓練我們，他們扮演了最重要關鍵技術開發的角色」。

從中科院電子研究所歷任所長共有六任，均是留美電機博士，前四任清一色是海軍機校畢業後，繼續深造，拿到美國各著名大學博士學位，後兩任也是海軍機校改制後的海軍專科學院及海軍工程學院的畢業生，後留美拿到博士，由此可見其實力之一斑。

四、中正理工學院前任中將院長伍作海博士、陸寶蓀博士及其所屬的教授群，甚多都是海軍機校先後期同學，且中科院身負重責大任的研究員、工程師專家群海軍機校校友，多被禮聘在中正理工學院擔任講座課程，培養國防科技新血輪。此外於美國、德國各大學擔任教授者有三十餘人，工程學術界近百人，於國內台大、清大、交大、中大、成大、元智工學院、逢甲大學、華梵工學院擔任教授者先後至今約有五十餘人。現任原能會副主任委員蘇青森博士（政務官）及楊覺民教授是今日台灣電力公司核能發電廠工程人員的第一代師資，對台灣核能發電及安全防護貢獻最大。

尖端科技傑出學人

五、前任中科院上將院長劉曙晞博士，任內完成了雄風飛彈、天弓飛彈、天劍飛彈、經國號戰機及電子作戰等尖端武器之研發工作。韓光渭博士當選中研院院士是軍校畢業生第一人，他是中科院雄風計畫主持人，他還當選過青商會舉辦的十大傑出青年。現任中科院中將院長周啟博士，接棒擔負尖端武器如反飛彈系統之研發及軍民通用科技之推廣等重責大任。

前第一任中科院材料研發中心主任許樹恩博士，對飛彈耐高温材料之研發得到國際驗證肯定。核能研究所第一任原子反應爐爐長方完成，得到原子爐操作管理師第一張合格執照，是中華民國工程界第一人得到的殊榮，其原子爐之安裝成功，有鄭季康博士、游世高博士、李彰、謝鴻倡、張晉忠、楊順全、孔憲欽、方成光、陳心泰、董康軍諸碩士（核子工程）的心血與汗馬功勞。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總統逝世前夕，核研所張憲義叛逃前，核研所以當年的研發能量，用電腦程式模擬試驗，證明有能力製造原子彈，都是尖端科技的傑出學人。

然而迫於情勢，中國被限定只做原子能和平用途之研發工作。上述各員除張憲義外，均是海軍機校畢業生，英雄無用武之地，真是可惜。（未完待續）